

1-2011

城市權有一種，叫重建家園權

Ka Kui CHE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

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鄭家駒 (2011)。城市權有一種，叫重建家園權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22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22/iss1/4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城市權有一種，叫重建家園權

鄭家駒

生活館的螺絲批

菜園村生活館有一把大螺絲批，實在重要得緊。

生活館有一口井可以打附近山流下來的水，井很深，站在跟旁看下去，會有一刻腳軟的。我們置了一個水泵抽水，但每次要啓動，都要擰開上面一口大螺絲灌水，排走裡面的氣泡。可想而知，這個水泵本來不是用來抽井水的，現在不過聊以充當。田上的作物，要是想茁壯成長，就得靠那一把長出薄薄一層鐵鏽的螺絲批了。

不知從哪一天起，誰個生活館仝人把它放進一個小籐籃子裡，在生活館門口右手邊的鋼架上的第二格。一星期的不同日子，我們來輪耕的伙伴，澆水前先走到這個架子探手拿起這一把螺絲批，成了一個不加思索的反射動作。

後來有一次出了亂子。9月19日菜園村慶中秋前，來過生活館的人，都說這裡就是太亂了。我們來了一次大掃除，除了想中秋來賓對生活館人從此刮目相看，也要騰空地方在當天來搓大量彈牙麵包。

那天以後，一次我想澆水，問阿周，螺絲批呢。阿周有點躁，說他用過後會放回原位，但中秋過後大家都沒有這樣放好，叫我自己四處找找。生活館掛鐘的秒針，總好像每幾秒才跳一下子，時針不知轉了幾圈以後，那一把螺絲批，除了給拿去鑽水泵的時候，便再一直呆在那個小籐籃子裡，在生活館門口右手邊的鋼架上的第二格。

生活館這個地方的美麗，在於有一把色澤暗啞的螺絲批，把土地上的陽光、山上流下來的朵朵白雲、蔚藍天空輕灑下來的綠葉和農作物，還有農作物賴以生長的、讓你深深呼吸就可以

回到當下的空氣，和這城市裡的一伙理想主義者，以及讀著這一把螺絲批的秘密的你們，微妙地連結在一起。

房間裡的抽屜

寫作班有一位學生，拍了一張照片，寫了一篇短文章介紹，是自己房間裡書桌的一個抽屜。抽屜真的亂得很，裡面有很多亂放的文具和廢紙，原來也有回憶，有許多文具是小學時老師送給他的禮物。只要他得用某一件文具，打開抽屜，探手進去，就能從一堆亂物中以敏銳觸覺快速拿取。他說，自己和文具都是老朋友了，心靈相通。而我還認為，抽屜裡的空間，早已成為積累微細感覺的地方，記憶已經在活動的神經裡。

我很喜歡他的照片和文章，也想起甘地說過一句話：‘An ideally non-violent state will be an ordered anarchy.’

城市裡的菜園

菜園村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抽屜，亂中有序。生活館有時會跑來一隻黑中帶白黃眼睛的貓，還以為是野貓，餵牠貓糧又不吃，原來是村口土多嬌姐養的，來去自在的家貓。而在菜站那邊的田裡，有一角落沒有開墾，長得半身高的雜草叢裡，有一個黃蜂巢，看不見的，但我們都不敢走近。光哥也常有小道消息，溫馨提示，近來那一天村民在哪裡哪裡，打了一條青竹蛇飯鏟頭。又原來，那年那天村民在生活館田側一處種下木薯可以收割了，時間的秘密，總會在某一天揭曉。走過傳媒珍的田，如果抬頭，又原來，頭上掛起一顆一顆大樹菠蘿，種了多少年了，這一刻記憶裡還黏著口裡的甜滋滋。而且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一個轉角路口看田的黃狗，其實膽小得要命。還有，誰和誰和誰的家門，其實沒有上鎖，如果你有需要用上一道梯子，就自己到那兒去拿吧。

雖然這樣一個意蘊豐饒、質感細膩的家園，最終還是讓路給一道要用萬分之一秒快門才或可能凝定捕捉的高鐵，但大家都有決心和韌性，在另一處重建家園，繼續飼養來去自如的家貓，笑那一條膽小的看田狗，打咬人的蛇，為黃蜂巢繞路，讓某些自然的秘密在時間裡沈澱然後在某一天揭曉，繼續在大家的家裡有默契地互取要用的物件。

菜園村何嘗不是那樣一把螺絲批，搬移過後再呆在一處，連結起充滿愛憎哀樂的人、物 and 事，還有更重要的，在歷史的厚牆上，劃下痕跡，遺下堆積起暗啞的鐵鏽。而下一代人，總有願意撥開鐵鏽者。

公海裡的船

近來覺得窒息，村民重建菜園的困境，好像有些什麼不讓它走進大眾的視線裡。

有一個比喻，或許不準確，或誇張，我卻想在那黑暗的空間，打一盞燈，所以要說，菜園村像一艘公海裡的船。

那是 1976 年，公海有兩艘大船，載著 800 個逃難的越南船民，那是一行禪師在新加坡秘密組織的拯救行動，希望船最後駛到澳洲上岸解窘。那個時代，有許多這樣的船在公海上駛向東南亞不同國家，如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等等，而這些國家也便想方設法不讓船民靠岸，要他們回到大海中去活死。試過有船民一靠到馬來西亞的岸邊就打破自己的船，但當地警方卻趕緊把爛船修好，趕狗一樣卻趕到無邊的大海去。

800 個在公海等待的船民，將成功組織好可以到澳洲去的時候，一行禪師卻給新加坡政府發現行動，在一天半夜，給沒收護照，限他在第二天早上到機場拿回護照登上安排好的飛機離開新加坡。在海裡的船民都靠一行禪師組織小船送來食物和水，而禪師行動給阻撓，迫在眉睫的危機是活活餓死。

船民不可能回越南的老家去，眼前渴望在異鄉重建家園，或總之活著。他們的未來掌握在一天的時間裡，看危機能否解決。菜園村距 11 月 18 日第二次清拆，只餘下一個星期。一天或一星期，在面對看似抵抗的不可能和權力機器巨大的壓迫下，時間感是一樣迫切。船民面對的當然嚴峻得多，是一個戰爭時代過後的生死存亡，但村民面對的一樣是社會的不公，步步進逼，已到死角；如果村民給迫走，村給拆了，新村興建阻力重重，公海裡的船要駛向何方？

一行禪師在一晚禪定過後，在極大痛苦中冷靜下來想解決方法。第二天一早付諸行動，船民最後獲救，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。

我們的城市權

在沒有戰事的年代，我們更要好好為社會打好基礎，包括為我們的權利打好基礎，例如一種我們常常忽略的權利，那是「城市權」。

David Harvey 在 <The right to the city> 一文這樣闡釋「城市權」：

我們想要生活在一種怎樣的都市，我們便要問，我們渴望都市裡的社會關係是怎樣？我們跟自然的關係是怎樣？我們渴望的生活模式、技術和美感價值是怎樣？城市權的觀念遠遠超於追求個人獲得城市資源的自由；也不是一種個人的權利，而是一種更公共的權利，因重塑城市化的過程必然地依賴於集體力量。創造或重塑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想要的城市，這一種珍貴的自由，我想指出，是我們的人權觀念裡最受忽視的一種權利。

菜園村那一種生活模式的重要，越來越多人都能理解，隨著更多人對城市裡無聊生活模式的反思，我們是時候把思考轉化成行動。在不停地拆毀草根家園來發展的這個年代這個城市，菜園村重建新村，為真正意義的家園，花盡心力，是理應珍視和予以支持。村民的城市權，更不應遭受踐踏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，權利許多時不是給予，而是爭取然後捍衛。在許多無權無勢者的家園遭肆意摧毀的這個年代這個城市，我們都給抑壓許久了，是時候用行動吶喊：有一種城市權，叫重建家園權。